

石岭街

朱理敦



贵阳的街巷纵横如棋局，而石岭街，恰似其中一枚，浓郁书墨清香的棋子。这条隐匿于老城区的街道，青石板路蜿蜒如龙蛇，两侧灰墙黛瓦的老宅静默伫立，仿佛一部摊开的线装书，静静地等待人们去翻阅。这里曾是无数文人墨客，走出大山、踏入仕途的起点。他们以笔为剑，以梦为马，在这条青石路上，踏出了属于贵阳的文脉印记，为后世留下了一卷卷不朽的篇章。清晨踏着湿润的青石板走进石岭街，晨雾尚未散去，空气中氤氲的墨香与烟火气交织的独特气息。抬头望去——斑驳的“青云接武”石碑坊，巍然矗立，四字楷书道劲有力，如一道穿越时空的向往。这座牌坊曾是古代学子衣锦还乡的荣耀之门，每一道裂痕都浸透着，金榜题名的喜悦与寒窗苦读的艰辛。坊柱上模糊的楹联依稀可辨：“十年寒窗磨铁砚，一朝登科步青云”——其间字字如磐石，叩击着过往行人的心弦。驻足牌坊下，恍惚间仿佛看见，无数青衫士子挑灯夜读的身影；听见他们吟诵诗书的清朗之声，在街巷中回荡，穿越时空。沿街而行，老宅门楣上，“耕读传家”、“诗礼簪缨”，匾额比比皆是，无声诉说着昔日读书人家的风骨。拐角处，一座褪色的“奎星阁”，引人驻足，这座两层小楼，飞檐斗拱，阁内供奉的魁星像虽已斑驳，但执笔点斗的姿态仍显威严。相传每逢科考之年，街中士子必来此焚香祈愿，祈求魁星点化，金榜题名。阁旁老井名为“文思泉”，刻有“汲此泉者，文思如涌”八字，井水清冽，至今仍有老人言道：“喝一口文思泉的水，文章便能多添三分灵气。”字里行间，处处可见，古人崇文重教的精神烙印，如燎原星火，点燃了一代代读书人的梦想。石岭街深处，尚有一座保存完好的书院，书院名为“岭云草堂”，门联上书——“藏修息游皆学问，步云踏岭即文章”。院内天井四方，植有古桂两株，枝干虬曲如龙，金秋时节，桂香与墨香交融，氤氲满院。讲堂内，一方斑驳的砚台静静陈列，相传为明代贵阳籍状元所用。

抚摸着讲台上深浅不一的凹痕，仿佛触摸到了无数文人伏案疾书的岁月。他们在这里研墨挥毫，将胸中丘壑化作锦绣文章，最终以笔墨为舟，驶向仕途的汪洋大海。书院墙上，历代文人题诗的碑刻琳琅满目，字迹或飘逸如云，或沉凝似山，字里行间皆是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抱负。漫步至街尾，一座古戏台残垣令人扼腕。台前石阶上刻有“劝学”二字，据传每逢乡试放榜之日，此处必演《登科记》、《状元谱》等戏文，以戏曲教化百姓，激励后学。虽戏台已倾，残存的雕花梁枋仍可见当年繁盛，那些戏文中的忠孝节义、勤学奋进的理念，早已化作无形的种子，播撒在贵阳人的精神土壤之中。今日的石岭街，虽已褪去昔日科举盛世的喧嚣，但青石板上深浅的凹痕，老宅中残存的楹联匾额，书院里泛黄的典籍，戏台边斑驳的石刻，无一不是先人留下的精神坐标。街角新开的“墨痕咖啡馆”里，年轻人捧着拿铁翻阅古籍；老宅改造的“科举文化展馆”中，多媒体光影重现着古代科考的艰辛与辉煌。一位银发老者在文思泉边，教孩童执笔写字，笔尖在宣纸上沙沙作响，宛如历史长河中溅起的一朵新浪花。离开石岭街时，暮色渐起，青石板路被染成一片深沉的墨色。回望这条浸润着千年文脉的古街，忽然明白：石岭街的意义，不仅在于它曾输送了多少科举英才，更在于它将崇文重教的精神基因融入了贵阳的血脉。那些从这里走出的人文人，用笔墨书写了时代的华章；而这条街本身，则用青石与砖瓦，为后人镌刻下永恒的文化启示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对知识的渴求、对理想的追寻、对家天下的担当，永远是人类文明不熄的灯火。石岭街的青石路仍在，墨香未散。它提醒着我们：真正的仕途，不在功名利禄的追逐，而在以文载道、以文化人的永恒征程中。这条古街，正是贵阳人用文化铺就的通向未来的精神之路。

树上的花

禄永峰

在塬上，春天盛开的那些桃花、杏花，已经败了一阵子了。一眨眼，一树树绿果子挂在树枝上，给人不小的惊喜。

苹果花和洋槐花是要在夏天开的。立了夏，眼看要开花了，可天空阴沉沉的，好像谁惹它生气了似的。晚间，竟然洋洋洒洒地飘起了雪花。雪花落在一棵棵树上，苹果树和洋槐树上的花苞变成了白色。好在，雪花飘落了一阵子后，开始变成了细雨。

那些茸毛未褪去的果子，那些还没有来得及绽放的花朵，还需要被精心呵护。一股冷空气，一场雪花，让那些果子颤抖，让那些还未开放的花颤抖。

很快，一个个花苞乱了脚步，羞羞答答地把自己的心事藏在叶子里，迟迟不敢跟夏天赴约，不敢跟夏天的云、夏天的叶子、夏天的大地会合。

走在夏天的村庄里，一朵朵花苞生长在树上，一棵棵树生长在大地上。那些挂满枝头的花苞在夏天乱了脚步，那些树呢？那些在村庄绕来绕去的风呢？那些采完春天的杏花桃花，又准备采夏天的苹果花洋槐花的蜜蜂呢？它们会不会一个个都乱了脚步呢？

我看见不少村民靠近一棵棵苹果树、洋槐树，皱起了眉头；几只嗡嗡叫着落在一朵朵花苞上的蜜蜂，像是替一大群蜜蜂探路，忽而落在这一棵树上，忽而落在那一棵树上，最后扫兴地飞远了；风呢，不知道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，忽地吹一下，再过好一阵子，又

忽地吹一下；至于牛马驴呢，静静地待在槽前，踩着碎步，一会儿嚼一口饲料，一会儿嘴巴伸进水桶里美美地喝上几口。

让一切合上夏天的节拍，唯有静待花开。花儿不仅仅是春天的信使，同样是夏天的信使。我担心迟到的苹果花、迟到的洋槐花，错过了怒放的最佳时间，甚至来不及怒放就已经凋谢了。如果是这样，苹果树就白忙活一年，洋槐树就白忙活一年，蜜蜂就白忙活一年。

好在，天气终于还是一点一点暖和了起来。几乎是在一夜之间，一棵接一棵苹果树、一棵接一棵洋槐树，它们的花朵怒放了！夏天，一朵朵迟到的花朵迫不及待，一个追赶着一个的脚步，那些迟到的迈着一大步一大步追赶上来。我看到，那些怒放的苹果花、洋槐花，又引来一群一群的蜜蜂。

那些花儿是那么美、那么香气四溢，然而，村庄里的人们和牛马驴在一块块土地上拉开了架势，埋头劳作，顾不上长时间欣赏。不几日，苹果花已经谢尽。可是那些沟洼和塬畔上的洋槐花还照样怒放着。一些早开的洋槐花还在飘，落在地上，微风掀着花瓣慢慢滚动着，没完没了。村庄角角落落的洋槐花似乎想尽量多怒放一些日子，想尽快让迟来的夏天生机勃勃，让大地呈现出一片忙碌。

在这个动辄会反季的时节里，迟到的花儿终于怒放，大地上的丰收也会如期而至。

拍客



百子莲的夏天

冯小川 摄

